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爲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

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

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

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

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

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歲八月朔日景陵鍾惺撰

詩歸序

春未壯時見綴緝爲詩者以爲此浮瓜斷梗耳烏足好然義類不深口輒無以奪之乃與鍾子約爲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亦旣入之出之參之伍之審之克之矣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

務自彫飾而不暇求於靈逈扑潤抑其心
目中別有風物而與其所謂靈逈扑潤者
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
出紙上决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
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
烱烱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
已古人大矣往印之輒合遍散之各足人
咸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調所易就之字

句得其滯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
人自以爲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爲
大家爲正務人之爲詩至於爲大家爲正
務馳海內有餘矣而猶敢有妄者言之乎
嗚呼此所以不信不悟而有才者至欲以
纖與險厭之則亦若人之過也夫滯熟木
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
數者喪精神之原古人不廢此數者爲藏

神奇藏靈幻之區令人先借此數者爲伉
神奇伉靈幻之物而甚至以代所得名之
一人與一時所同名之數人及人所得名
之篇與篇所得名之句皆堅守莊誦而不
敢颺言之不過曰古今人自有篤論夫人
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
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
爲之咨嗟徬皇者此詩品也譬如狼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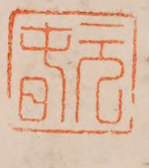
上虛空梟梟然一綫耳風搖之時散時聚時斷時續而風定煙接之時卒以此亂星月而吹四遠彼號爲大家者終其身無異詞終其古無異詞而反以此失獨坐靜觀者之心所失豈但倍也哉今之爲是選也幸而有不徇名之意若不幸而有必黜名之意則難矣幸而有不畏傳之力若不幸而有必勝博之力又難矣幸而有不隔靈

之眼若不幸而有必鶩靈之眼又難矣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趣不强括以詣所安爲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爲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宜爲才恬一時之聲臭以動古今之波瀾波瀾無窮而光采有主古人進退焉雖一字之耀目一言之從心必審其輕重深淺而安置之凡素所得名之人與素所得名之詩或有不能違心而例收者

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不落吾手眼因而代獲無名之人人收無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于紙而從此誦之將千萬口即不能保其誦之盈千萬口而亦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古人之詩之神所自爲審定安置而選者不知也惟春與鍾子克慮厥始惟春克勗厥中惟鍾子克成厥終詩歸哉

明萬曆丁巳十月二十五日景陵譚元春

撰



詩歸叙

朱晦庵曰古今詩凡三變矣自漢魏以上者為一宗吾欲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至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附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詩之準則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至唐初為一宗又自沈宋以後定著近體為一宗擇其近古者各為一編以

為詩之羽翼詩之與衛其不合者悉去之無使搖于耳目入於心胸矣每誦其言輒服其志之遠以大而深惜其業之未竟也自此而外撰定之家如蕭德施左克明郭茂倩諸子至是繼入至馮北海汝言氏而詩紀成學人都宗之然左司馬汪伯玉猶嗟若非易牙為政飪雜淄澠此非獨作者之難真欲索一解人

而不得也世衰道微其源愈遠其派益分其流至于汎濫而無所歸如趙宋道學也而傳會之於詩勝國辭藻也而龐襍之於詩雖其百前有歐梅後有黃蘇亦逡巡未能復古又豈萬趙一二人所能挽其衰敝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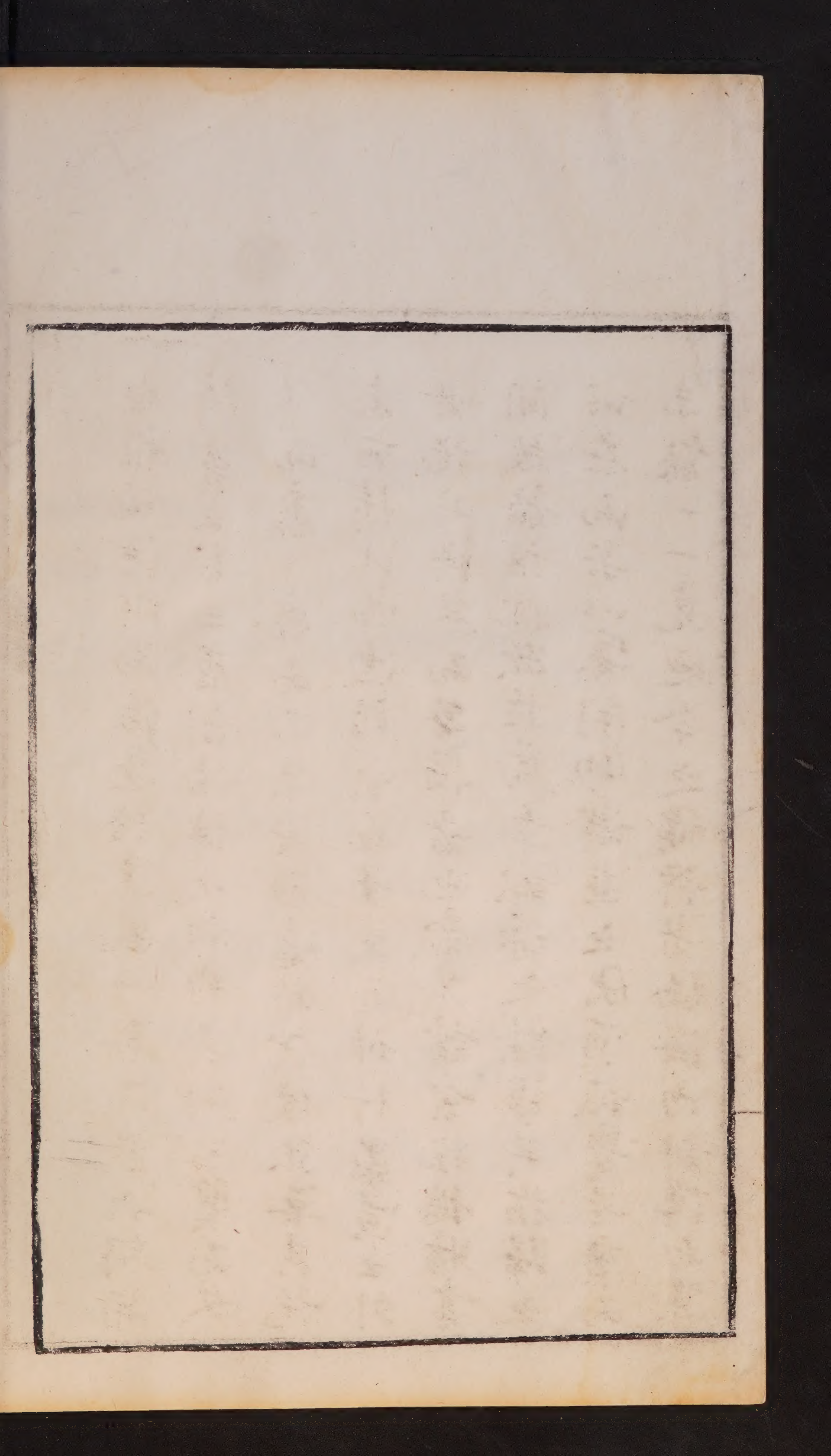
明興作者遞起才大而無所不備學博而無所不綜上既律之乎奴隸宋元問鼎漢魏矣歷識者

猶謂格力崇卑之間若隨世運為遷轉而均之未底于古人者則又有說焉夫古之忠臣孝子志士勞人販夫巷婦以至鄭衛桑濮之遺莫非自發其性靈自寫其志意自抒其不平之鳴無心之籟初未嘗標之以為名也故詩雖小道亡自有遞名而名隨去而本朝諸大家猶未免沾沾此道以老天下之耳目以雜

後世之聲稱所以二百餘年流而不衰者其名心之為累乎故有識者不論今而論古不論今之流而論古之歸則鍾譚兩先生之有詩歸云夫歸之云者如行李之赴家各有會也如百川之赴海互有合也故凡其搜經括史補遺芟繁或捐貿以披文或拔新以領異或提綱以見大或分註以采微揔之非附同而

若見勦說而襲名者比比也余於吳允兆
先生存日已習知二公之不為今人言
乃今讀其詩歸而知其真能為古人言
矣自恨俯首一經匿影鄉曲即有小
草姑以讓海內謀名者之一席而嘿未
敢負之兩公也負黙知者矣古詩歸凡
十五卷唐詩歸凡三十六卷余友閔士
隆而重校也赤文綠字玉質金鏤崇時

尚也世無買珠而仍買其櫝可也
延陵吳德輿書



小引

自雅頌詩所而後楚騷漢風以漸而遠六朝闢綺麗之習三唐創法律之軌雖其間之質而文〻而靡〻靡而不無濫觴者時代使然要其託志而情比物連類意在筆先而神行墨道之外者總非蕩然而無歸者也余少讀家莊懿賜書間按韻語輒欲於篇章諷詠之餘識其指歸之所在而苦以寡聞陋識遊之未通祗覺茫廣而未能一一覓涯今之稱詩者徧海內評騭而點

宜之者亦復徧海內求名山無不實之本富無
不廢之譏蓋察察也去歲校讐史抄習心未已
取鍾譚兩先生所評詩歸而讀之上自隆古下
逮唐季無不以己意進退之分為二集共若干
卷為之閱其大略抉其激指即句意而字比之
者都於無字句處抒寫作者之性靈開發後人
之隨習亦無不如水之數髮錐之畫沙其所以
金針度人者即寡聞如余覺于覽之諷詠指揚
者恍有合也天空雲盡水落石出此非造物者

之歸藏乎知此者可以讀詩歸矣蒼巖剞劂以布通都不敢謂兩先生之功臣而兩先生之挽狂瀾而反之淳者奈請與有識者質之

隴西閔振業識

凡例

一詩柄後有紀事故詩案也從原本单行大
字置前句讀下或有細評移置于上
一總評舊于詩歌前後閒出单行大字今悉
以雙行細字統列于後惟評人者特揭于
題前評題者仍揭于詩前
一凡逐句細評舊註句下今亦移置于上間
有評多不勝載弁音叶註于旁
一鍾譚原評舊本不拘前後俱用鍾云譚云

覺繁碎今鍾悉置前用硃色譚悉置後用黛色以便觀覽非敢有低昂也

一古逸至隋凡十五卷初唐至晚唐凡三十六卷其選法圈點批評悉宗原本不敢增減一字

一詩凡數首原本俱用又字今易其二其三等數以紀之

姓氏

選定

鍾惺　字伯敬景陵人

譚元春　字友夏景陵人

校閱

吳德輿　字原任歸安人

閔振業　字士隆烏程人

閔振聲　字襄子烏程人

